

歷史空間

孝心感天動幣來

劉誠龍

如果以連續出版物來衡量，在明末清初，就有人創辦了雜誌，名《霜哺篇》，這是一本年刊，一年一刊，連續出版了近60年，採編、責編、主編都是袁駿先生，這雜誌的核心主題一字可括之：孝。

袁駿是苦八字出身，三歲失父，是母親節衣縮食，推乾就濕，將他拉扯成人。其母親吳氏以節著稱，年輕守寡，至87歲近九旬高齡，終生不嫁。吳氏克己育子，固然有生理學洗其腦，不足法；究竟也還是有無私母愛支撐節烈者，良可讚。袁駿長到14歲，感佩母親養育之恩，敬仰母親守節之苦，自然也是讀《二十四孝》讀得太投入，他萌生了彰其母節意念。袁駿作文水準不怎麼樣，他自己寫不來文章，突發奇想，擬借名家大筆來「代自己立言」。袁駿本缺人脈，父非名門，母非望族，並無請動名人的硬條件，母親節節節，苦節苦，在理學天下，像其母親一樣守節育子的，何止一個？袁駿信的是誠能感天。只要是名人，不管是近在十里鄉鄰，還是遠在千里關山，他一路前行，用的方法就是跪求，撲通一聲跪下去，長跪不起，名人不答應為其母親

做文章，他就不起身：「乞天下明公巨人，必俯首聆聽。」又文章詩歌，以表彰其母。」人心都是肉長的，對這樣一個有孝心的小小少年，名人大都會感動起來，何況孝心是那樣的合古符今。這些名人，聽了袁駿口述，或作文，或吟詩，對袁駿母親備極讚頌。

行千里路，求千百人，「遍邇海內賢大夫之言」，袁駿收集了一摞母愛主題歌，回家了一到家，袁駿就伏在母親膝下，大聲朗誦，讀給其母親聽，「歸莊誦母傍，聲出金石。」把母親感動，把自己也感動，更進一步，要把天下感動。袁駿於是把這些文章刻印成冊，「歲暮一卷裝藏之。」書已成型，按正兒八經的出書路子，還得請名家作序題名，袁駿再次請動了名人陳繼儒，「陳徵君繼儒見而器之，又知孺人苦節，作詩以記孺人，名曰《霜哺篇》。」

袁駿一發而不可收，書成，他又出發了，「叩首乞言，不遠千里」，廣泛徵稿，「彷徨奔走，風雨不輟」，所獲甚豐，又是一大卷，結集出版，書名承前，為《霜哺篇》二卷。袁駿之感人，不是出了一卷，再出二卷，而是其自此之後，一直到死，都是在做《霜哺篇》，歷時長達60年，匯集了6000餘人創作，當時幾乎所有名人都被他請動供稿，如錢謙益、吳偉業、朱用純、陳繼儒、袁枚、魏禧、王士禛、陳維崧等等，或賦詩，或題詞，或作序，或著文，傳、序、跋、賦、頌、樂府、歌行、古風、律詩、宋詞、元曲、散文、論文、雜文、學院論文、勵志美文……「諸體悉備」；體例各殊，主題則一；作者千百，書名不易，按錢謙益所說的，皇皇60餘卷，只寫兩個字：一是母親之節字，一是兒女之孝字：「母能識節字，兒能識孝字，人生識字只兩個，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筭。」從稚氣少年到白髮老翁，終其一生只做這兩個字者，捨袁駿之外，不但當世無兩，而且有史僅一，「古無有人子終其身，惟日乞名言傳其親者，有之，自姑蘇袁孝子駿始。」又四百年來過去，人間再無第二個袁孝子。

沒有證據證明，袁駿始借天下名人，以補世道人心，為的是開闢孝道

經濟。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，哪能蔓生那麼市儈氣息的名利之心呢？袁駿立意之初，心地確是純潔而明淨的，感親恩，頌母節，明子心，維人倫，是袁駿初衷。到得後來，袁駿漸漸發現傳道與經濟不是冰火，而是水乳，道德文章也是可以成為道德經濟的。袁駿也就靠這個謀生了。袁駿抓住了孝字，開辦《霜哺篇》雜誌，與主旋律合律，與民眾心理合拍，得到朝野一致支持與扶植，袁駿成了感動中國人物，雜誌影響力無限增大。袁駿趁勢擴大了徵稿人員，拓展了徵稿範圍，不單只徵名人稿，也不單徵表彰袁駿母親之稿，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投稿，任何人都可以表彰自己母親。天下誰無母親，天下父母心誰不可憐？所以，袁駿再也不用走跪求徵稿路子，他坐在家裡，那些表達母愛主題的稿子有如雪片飛來，用麻袋裝，關專屋藏，來稿堆積如山，取捨不盡，「煌煌乎盈門塞屋」，能在《霜哺篇》雜誌上發表文章，不但著文名，而且存孝名，文章與道德兼美，感親恩與揚己譽兩得，自然「士大夫爭為袁生以相誇重。」

袁駿定期出雜誌，與徵稿一起飛來的，不但有稿子，而且有銀子，通聯費、審讀費、印刷費，財源廣進來四海；訂閱款、發行款、購書款，生意興隆達三江。各級各類考試中心喜歡以孝感天下做題目，各種各色主題活動喜歡以傳統美德做巡迴演講，學校、家庭、單位也喜歡以國學國粹做倫理教材……都要從這裡找素材找段落找句子，來湊演講稿，來湊悼念詞，來湊旌節表，來湊千字文，來湊先進事蹟……總之，勵志類、美文類雜誌與書籍，都比較好賣，發行量都比較大。袁駿之初，是「備書以養母」，給大戶人家抄抄寫寫，幹些為人司筆抄信之雜役，賺取碎銀子；《霜哺篇》做大了，則靠「編書以發家」。魏禧曾經在給《霜哺篇》做序跋時候，一逐袁駿美意，對他60年一貫單做孝事讚頌有加，二也用了春秋筆墨，在其「文最遺婉」中，也「中有數語尤刺骨」，比如其中有語謂「貪者之言多於財」，就是揭示袁駿後來徵稿與徵財同舉，徵財與徵名並重的；錢謙益也曾顯彰袁駿心底，「袁子之所以旌其母者，亦袁子之所以旌其母者。」

時人論及袁駿創舉，由最初讚頌有加，轉為毀譽參半，醜其名曰名士牙行。所謂牙行，說的是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而賺取仲介費者，袁駿開辦連續出版物《霜哺篇》，在名士與非名士間奔趨，徵書，出書，賣書，每環都賺些銀子，想起來沒甚出格的，明末已然萌生市場經濟了，一般人都當富有理解能力，對這般事物不再訝異。然則時人何以還有微諷？源自袁駿將道德做了商業用途。傳播者，卻要賺錢，到如今也是為人詬病的話題，遑論明情？

其實說來，這也是好事，若傳道者，皆須行「貧道主義」，有道都非固守窮苦不可，無德者卻是無限佔有社會資源，那誰願去傳道呢？拾金不昧，物歸原主，不要原主分文酬謝，這聖賢般高義，孔子也是不贊成的，該收取的就收取，才能引導讓更多人加入德道上來。只是搞道德經濟者，須守道德底線。做孝道詩文者，叫別人盡忠盡孝，而自己卻是「舉孝廉，父別居」；做愛情美文者，叫別人長相廝守，自己卻是紅旗不倒彩旗飄飄；做愛國大言者，叫別人為國捐軀，自己卻捲了細軟到發達國家做寓公去也，這種道德經濟，不是名士牙行，且許我生造一詞，謂為道士牙行吧——長一副伶牙俐齒，勸人行善克己，卻咬人大塊肉，留一記牙印，就溜行而去。這才是最可恥的。袁駿做名士牙行，有或論，是不是做了道士牙行？袁駿之《霜哺篇》到了道光年間，散失大半，袁駿及時人有多少在做道士牙行？難考了。若要考證，大概別有一法：以今論古，推己及人。



亦可聞

「祭灶」中的民意

戴永夏



「祭灶」是一項流傳久遠的民間習俗。

「祭灶」又叫「辭灶」，是一項流傳久遠的民間習俗。祭灶所祭的「灶神」，也稱「灶君」、「灶王爺」、「司命菩薩」等，是玉皇大帝敕封的「九天東廚司命灶王府君」，負責管理各家灶火，相當於現在的「保衛幹部」。他官雖不大，卻能直接面見玉帝；名義上「保護」百姓，卻總是背着百姓打「小報告」……他的這種特殊身份和詭秘行動，直接影響了祭灶的內容和百姓的態度；而民間的祭灶態度，也真實地反映出民心、民意。

民間祭灶一般在臘月二十三日（也有在二十四日的）。據說這天是灶神升天向玉帝匯報工作的日子，所以一到晚上，家家都在灶間貼出新灶碼（灶神像），擺上雞鴨魚肉、糖果瓜棗等供品，犒賞灶神。而百姓這樣做，看似出於自願，實乃被迫無奈。因為他們深知這灶神握有關於他們命運的權力，同時又貪得無厭，喜歡受賄，誰給他送禮多給誰辦事，誰不送禮誰家就會遭殃。《後漢書·陰積傳》上講的一件事就很能說明問題：漢宣帝時，有個叫陰方的人見到了灶神，便殺了一隻黃羊犒賞他。灶神受了賄，便讓政策向陰方傾斜，從此陰便成了「巨富」，而且「世蒙其福」……既然有此先例，誰還敢得罪這位「基層領導」？即使家裡再窮，也得給他送禮。正如魯迅在《庚子送灶即事》詩中所言：「隻雞膠牙糖，典衣供瓣香。家中無長物，豈獨少黃羊？」詩中說的是祭「神」，而「神」是人的化身。從祭灶中折射出來的，正是世間百姓給官員送禮的無奈與辛酸：他們或畏其權勢，或懼其貪腐，送禮只是被迫實行的自我保護。而對官員來說，這「舒舒服服」的受賄何嘗不是走向深淵的驛站？

各地祭灶時，還有個有趣現象，就是不管供品多寡，總少不了糖餅、黏糕和酒糟等食物。據說糖餅、黏糕可以黏住灶神的嘴巴，使他說話不便；而酒糟則用來塗抹灶門，使灶神爛醉後言語不清。這正是因為灶神的嘴巴太臭，常常惹起是非。古書《抱朴子》上就說過：灶神專在月晦日上天，向天帝報告人之「罪狀」。天帝再根據「罪」之大小，分別減少人的壽命……正因如此，百姓才想辦法用糖餅黏住灶神的嘴巴，以防他在玉帝面前胡說八道，禍及百姓。這方法看似幼稚可笑，但卻寄託著百姓的愛憎。那些一貫用假話、空話取悅上司、蒙騙群眾的「領導」，群眾是信不過的。他們會用正義之聲（如上古的《詩經》，各時代的民歌等）打你的嘴巴，鉗你的喉嚨，使你難有立足之地。你即使能在上司面前得意於一時，也終究會被百姓唾棄。

正因灶神名聲不佳，所以一向被人看不起。曲阜孔府的祭灶，就表現出對灶神的蔑視。過去孔府祭祀神靈，都由孔府的主人衍聖公親自主祭。唯獨祭祀灶神，衍聖公從不出面，而由當差的代祭。灶王爺的神位，也不許供在孔府的廚房，只能放在一間多年不用的柴火間裡。那裡煙熏火燎，牆壁烏黑，而且佈滿蛛網、灰塵，讓這位「尊神」在那裡吃盡了苦頭。孔府之所以這樣慢待灶神，不只是因他官小位卑，不值得尊重；更因他品格低下，令人不齒。孔府的這一習俗，也反映了百姓的心願；孔府對灶神的態度，也正是百姓對那些不稱職官員的態度。不管你自視多高，架子多大，但在群眾眼裡，很可能一錢不值。

還有些地方祭灶，更讓灶神難堪。那裡的窮人早已看清了這位神爺醜惡嘴臉：不管百姓死活，只知騙吃騙喝，又從不給百姓辦事，這樣的「領導」供着有什麼用？因此送給他的不是雞鴨魚肉，而是一頓臭罵。有一首四川《祭灶歌》這樣唱道：「這個時歲愁又愁，想敬灶神沒刀頭（臘肉）；年年敬你雞肉酒，你不靈應敬個球！」

真是一針見血，痛快淋漓，幾句話就道出了窮苦百姓的共同心聲。百姓的心裡都有桿秤。不管你是哪級領導，官有多大，只要挾權營私，漠視民瘼，「當官不為民做主」，他們就不買你的帳，就要把你拉下馬。灶王爺的「不幸遭遇」，就是一面很好的鏡子！

古典瞬間

不做胡孫王

青絲

秦檜詩云：「若得水田三百畝，這番不做胡孫王。」據說是秦檜尚未發跡之前，曾為鄉村塾師，因家童頑劣懶惰，令他頭痛不已，由是賦詩以抒胸中積鬱的不平之氣。胡孫王也因此成為了鄉村塾師的代稱。

其實秦檜的詩，除了抒懷才不遇之歎，也是在宣洩一種被排斥在「體制」外的抑鬱不適。古代除了中央官學之外，各州縣也都開辦有地方官學，擔任教職的都是有功名的文化官員，待遇優厚。宋人呂榮義的《上庠錄》載，宋神宗曾擔心太學裡的伙食不好，慢待了學生，某日特地從太學裡取來饅頭品嚐，吃了以後非常滿意，認為以這樣的伙食培養人才，可以無愧於心。官學裡的學生飯食尚且如此，老師的待遇亦可想而知。

然而，古代的初級教育，政府卻沒有任何財政上的支持，完全是依靠民眾的力量集資辦學或自行聘請塾師坐館，教授家童，擔任教職的也都是未能登第入仕的落魄文人，所得的束脩僅能糊口以溫飽。而古人的價值觀，是將學優而仕，從政為官，視為讀書人的終極安身立命之道。所以，既無「皇糧」可吃，又無科名利祿的鄉村塾師，遭人看不起是很普遍的現象。《煙嶼樓筆記》載，有塾師某日無聊，作了一首《詠薄粥詩》自嘲：「撮米燒成粥一盞，北風吹去浪悠悠。手持好似菱花鏡，照見樓台在上頭。」

從這兩個小故事也可以略窺過去之人，對處在「體制」外的鄉塾學究的鄙薄和輕視。其實這是一種社會的悲哀。因為不論在任何時代，如果沒有這些處於金字塔底端、數量龐大的下層知識分子，也就不會有作為社會中堅的士大夫階層。

詞話詩說

苦瓜

梁偉詩

2011年1月是黃偉文發起的「填詞人聯盟——Shoot the Lyricist」成立一周年。早前，有媒體盤點「填詞人聯盟」一年來的成果，發現除喬靖夫依然蓄勢待發外，陳詠謙今年的歌詞產量比去年飆升三倍，林寶與黃偉文更標誌性持刀合寫王菀之、張敬軒的〈高八度〉男女對唱詞，為「填詞人聯盟」締造佳話。至於以「填詞人聯盟」聯盟為單位包下張敬軒和薛凱琪的專輯寫詞，自是不在話下。2010年除了是黃偉文吹雞「眾星寫詞」的年頭，同時也是黃偉文自2007年年初宣佈減產和2008年〈鬮帖街〉掃獎後，再度活躍於香港流行樂壇年終頒獎禮的一年。

黃偉文為陳奕迅所寫的《陀飛輪》在2010和2011年獲獎無數。包括2010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(CASH)金帆音樂獎最佳流行歌詞，還有2010年由電台頒發的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，當然也為黃偉文帶來傳媒推薦大獎的最佳填詞和2010年叱咤樂壇填詞人大獎。《陀飛輪》的成功，不但為黃偉文陳奕迅的「成年男人玩具系列」畫上完美的句號，同時也為「為較成熟的聽眾創作歌曲」的創作動機，產生更強大的原動力。《陀飛輪》獲獎前後，網絡上亦出現了另一首黃偉文陳奕迅的全新派台「成熟歌曲」，也就是今回要談的《苦瓜》。

驟眼看去，《苦瓜》的風格與《葡萄成熟時》似乎非常接近。《葡萄成熟時》談到葡萄成熟的時候，自然釀出醇美葡萄酒。將會發生變化並變得成熟的，是主人公要守候的對象（葡萄），主人公只要調節好耐心和等待的心情便可。然而，《苦瓜》卻是另一個「苦瓜不變心境轉」的心靈故事——「共你乾杯再舉箸 突然間相看莞爾 盤中透著那味兒 大概今生有些事 是提早都不可以 明白其妙處 就像你當日痛心地回絕一番美意 怎發現你從情劫亦能學懂



吃粥時未必遇到北風，如果鼻子裡吹出的氣息把粥吹起漣漪，就更顯薄粥，所以宜改為「鼻風」；吃粥的地方也未必有樓台，末句宜改為「照見鬚眉在裡頭」，方更為密合妥當。「塾師大驚，問乞丐：『你如此高才，怎麼還以乞討為生，何不去做塾師，我可為你保薦。』」乞丐磨磨唧唧道：「千萬不要！我就是不願意吃薄粥，所以才乞討。」故事意在嘲諷塾師還沒有乞巧那般愜意，生活得更自然本色。《清稈類鈔》裡還有一個更損的故事：某鄉村學究休年假回家，得意地時把書放到桌上向妻子炫耀，說：「此乃從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樂乎』得來！」其妻見狀，從櫃子裡拿出多十倍的錢來，說：「此乃從『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』得來！」塾師一聽大怒，與妻子大吵小鬧。塾師的父親在門外聽到了，就說：「為這種小事，何必吵架，『人不知而不慚，不亦君子乎？』」

從這兩個小故事也可以略窺過去之人，對處在「體制」外的鄉塾學究的鄙薄和輕視。其實這是一種社會的悲哀。因為不論在任何時代，如果沒有這些處於金字塔底端、數量龐大的下層知識分子，也就不會有作為社會中堅的士大夫階層。

甜。因此苦瓜還有一個別稱，叫「半生瓜」，有人說這個名字相當張愛玲，我卻說「半生瓜」這個名字也相當黃偉文。

順帶一提，筆者將於本年二三月間，假灣仔藝文書局舉辦一系列名為「漂流教室之歌詞作為方法」的歌詞講座。有興趣的讀者朋友，請瀏覽www.aco.hk。

《苦瓜》

作曲：Kenix Cheang@Private Zoo
填詞：黃偉文
編曲：Kenix Cheang@Private Zoo
監製：舒文@Zoo Music
主唱：陳奕迅

共你乾杯再舉箸 突然間相看莞爾 盤中透著那味兒 大概今生有些事 是提早都不可以 明白其妙處

就像你當日痛心地回絕一番美意 怎發現你從情劫亦能學懂開解與寬恕 也像我很糾結的公事 此際回頭看 原來並沒有事

* 真想不到當初我們也討厭吃苦瓜 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愈來愈記掛 開始時捱一些苦 栽種絕處的花 幸得艱辛的引路甜蜜不致太寡

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 哪有玩味的空檔來欣賞細微淡雅 到大悟大徹將虎嘯的昇華 等消化學沏茶 至共你覺得苦也不太差

下半年竟再開學 入迷的終於醒覺 移走最後的死角 用痛苦烘托歡樂 讓餘甘彰顯陰惡 如豎樓傑作

就像我一直聽香天從未沾濕眼角 仔細地看神壇裡木紋什麼精巧也不覺 卻在某蕭瑟晚秋深夜 忽爾明瞭了 而黃葉便碎落

* REPEAT 做人沒有苦澀可以嗎

真想不到當初我們也討厭吃苦瓜 當睇清世間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 珍惜決定的心境 苦過後更加清 萬般過去亦無味但有領會留下

今天先記得聽過人說這叫半生瓜 那意味着它的美年輕不會洞察嗎 到大悟大徹將一切都昇華 這一秒坐擁晚霞 我共你覺得苦也不太差